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蘭閨恨 第九回 定情

仲堪瀕行，假母囑其早至。珍娘望遠不語，欲步還遲，仲堪已飄然門外矣。假母細問珍娘夜來事，珍娘曰：「蕭郎在路，神女不云，雖對芙蓉，未探蓓蕾，媽何急急哉。」排六曰：「嘻！沈公子去矣，胡為乎來？為戀可餐之色，不如其已，未銷真個之魂，才貌如斯，珍姊猶不甘同夢，恐春花秋月都是等閒度卻也。」假母曰：「冰心一片，丫角半生，渠必有屬意者在，沈公子不來，我惟有作量珠之鬻耳。」珍娘料仲堪必至，但默坐以待，不與假母辨。撩人春思，棠謝絮飛，珍娘中夜絮談，不覺晴窗午倦，雲橫半縹，星晚微餽。一幅鮫綃，低偎枕畔。仲堪輕步入，梨花夢熟，凡骨皆仙，沉薄玉一弓，繡紅三寸，尤足鉤人愁緒耶。意有所觸，情不自禁，鞋樣偷量，褶痕細熨，卻不敢恣意輕薄，蓋恐美人睡醒，易起嬌嗔也。微笑欠伸，佯言強起；春圓兩靨，為慍生人；秋轉一波，且呼佳客。珍娘與仲堪並坐，仲堪為珍娘掠鬢，廝磨佳趣，領略從今，蓋珍娘已願作鴛鴦矣。仲堪曰：「昨晚竹報來，家君以朱提二百，為我助旅費，故兒童催我歸。舊寓糜蕪一徑，蕭葛三秋，度卿處姊妹較多，未必相思如我。」言次以手拍珍娘肩而笑。

珍娘曰：「鶴猶雛羽，鳳是麼年，難得相逢，豈能虛擲？公子誠愛儂哉，然而佳偶當壚，旋求蜀妾。故妃捐扇，問話漢宮，暮煙楊柳之天，細雨芭蕉之夜，歡場情劫，後顧茫茫，此則大可悲者。公子大椿蔭濃，靈萱花茂，好迷淑女，詎無良媒。公子縱不負儂，烏能以走馬章台中人，遽借琴瑟，衾稠所抱，不過少星，砧杵相依，空敲殘月，亦非儂之願也。即使家翁癡聾，絲蘿許附，新弦既續，舊事不題，而戚鮮邢譚，先乏香奩之贈，姓非王謝，何從介贊之通，苒蒨交興，梁樓不穩，公子更覺難堪矣。寸寸柔腸，重重棘手，公子不自計，而苦苦逼儂，儂其如公子何。」

假母於午後見仲堪至，知仲堪戀戀珍娘，聽其兩情纏綿，一意纏綿而已。排六更不忍見仲堪，落日簾鉤，晚風鏡檻，垂髻婢始攜銀缸至，憑窗雙著，買醉一壺。珍娘移坐仲堪側，商量南歸之策，仲堪曰：「春遊卅六，麗選三千，雖重聘亦奚敢吝，第恨客中行篋，不足償買花錢耳。若將來霓裳仙子，深領廣寒，不幾使唐玄宗悶損耶。」珍娘曰：「貂裘易敝，驥足終羈，既不棄儂，曷先歸省酬金訂約，相待半塗。儂已許君，決不使初心負負，第慮迎來畫鷁，郎為無信之潮，化作冤禽，妾墮難填之海，斯一哭也。」仲堪信誓旦旦，倚醉與珍娘謔，珍娘雖宋廣平鐵石心腸，亦不免作梅花賦矣，被翻紅浪，幃漾綠波。仲堪假寐逾時，珍娘已催其早睡，且徘徊於妝台前，欲卸不卸者有間。手拈裙帶，足蹴鞋幫，似喜似驚，又羞又惱。此真無可奈何時也。仲堪佯睡以待，萬籟聲寂，一縷香濃，珍娘正在踟躕，忽假母叩門至曰：「明星在戶，清露滿庭，阿媽養汝多年，所盼者只在今夜，況鳴嚶交和，鶯谷已遷，顧影相招，鵲橋早駕，何必惺惺作態耶。」催珍娘卸妝訖，匆匆合扉去。仲堪背燈微瞬，擁被偷覷，手握柔荑，臂彎酥藕，羅襦乍解，吹來息息之蘭；錦鳥重兜，解到稜稜之籜，為鬆金扣，悄掩抹胸，怕墮玉釵，輕籠押發，紅薄暈而轉赧，黛深領而凝愁。仲堪斯時不禁失聲呼曰：「美哉！珍娘也。」珍娘急下帷，敬枕以自掩。當珍娘展衾之際，正如曉風殘月時，於萬頃蓮葉中，一朵紅芙蓉，迎人欲笑。蓋早料碧天雨露，必能濕透荷裳也，臉兒回顧，投入郎懷，癢不禁呵，香嫌太暖。仲堪溫存倍至，軟慰膚脂，玉樓起粟之時，銀海生花之影。腰綿家令，瘦不能支；舌吐西施，膩還有味。珍娘微譁曰：「郎欲如何便如何耳，儂已心兒醋，眼兒甜矣。」斜睇玉環，依然來指，悄揚羅襪，無奈凌波，春浣蠶絲，縮就同功之繭；寒探鴻爪，印成有跡之泥；鄉是溫柔，夢何縹緲，蘭因絮果，結束如斯。不待侍兒扶起，到此已嬌無力矣。仲堪曰：「塵海知音，情場豔福，樂此幾生修到哉。」珍娘猶斂容不語，若有慍色。

苞窩丹孕，蕊顛紫須；明蟾兩鉤，文犀一脣；燈光隱約中，珍娘又如初開牡丹，一枝凝露，籠罩於輕煙薄霧中也。仲堪曰：「清風一枕，值得萬錢；雨密雲稠，香溫玉軟，張生所謂心肝般看待，庶幾近之。」珍娘隱透酥胸，淺眉眉嫵，遊仙此夢，蝴蝶蘼蘼，點水前綠，蜻蜓疑款，春宵苦短，起已日高。仲子猶覺阮夫人有此丰姿，無此嫵媚耳。婿真是贅，姑已有郎，燕爾新婚，如兄如弟。仲堪欲賦定情詩未果，乃變其例為珍娘曲。曲曰：

軟紅十丈揚香塵，嗔鶯叱燕都是春。春色盈盈關不住，一顆掣出掌中珍。掌珍含胎潔如水，無端暗投來北裡。攤箋小署薛濤名，撫弦學試丁娘技。長安道上人垂髻，雛鳳聲清老鳳驕。遠憶秦娥借簫引，浪遊蜀客戀琴挑。春去春來都不管，梅嬌杏憨娘為伴。襲人豔稱花氣香，問年剛說月輪滿。亭亭二八破瓜時，韞積藏珍若個知。開到青蓮知不染，寄來紅豆劇相思。蝶使蜂媒盡圍繞，玉壺一片冰心皎。本來顧影幻杯蛇，那堪折翼揚弓鳥。片片飛英踏落紅，可憐淪墮怪東風。閒來舊侶悲如願，生小芳盟證守宮。朝朝暮暮若相迫，瘦骨嶮嶮羞見客。撩鬢敲殘犀角簪，飛蛾蹴破鳳頭烏。鉛華迸逐淚痕流，生固難堪死亦愁。可有王郎遲谷水，怕從蘇小問杭州。紅絲係定姻緣薄，相見無多願相聚。閉門翻笑枇杷居，刺舟許入桃花塢。一笑依依破涕初，朱蘭屈曲碧窠疏。斜兜紅袖香添韻，細界烏絲墨孕書。紅顏未必多薄命，夭桃穠李交相映。我從天帝借錢來，寄語席珍須待聘。

仲堪寫完此曲，遞與珍娘。珍娘曰：「宋豔班香，沁人齒頰，若以泥金小幅，效衛夫人簪花格書之，當增聲價不少。否則按諸工尺，譜入管弦，夜闌人定時淺斟低唱，不減陳後主後庭花、阮騷子燕子箋也。珠玉在前，儂將擱筆矣。」仲堪方欲捉其纖腕，假母又隔窗呼珍娘，珍娘去而排六至，笑曰：「草幽潤畔，上有鸚鵡，藥滿階前，閒憑免搗，試問恣情啞聲時，亦叫哥哥行不得否。汝依病鶴，我宿孤鸞，咫尺萬里，怒焉如搗。使君有婦，羅敷有夫，伊誰之功耶？」仲堪曰：「瓊琚之報，固不敢忘，但鸚鵡甫探，而蚌膏別挹，人其謂我何？」排六侍案旁吃吃作鸚鵡笑，徐徐曰：「酒當微醉，花是半開，果佳境也，我當佈置後事可耳。」與仲堪一溜而出。

排六行矣，珍娘尚未歸也。排六於珍娘銀桂鑄成，石榴妒煞，尚冀仲堪借觀音法水，遍灑楊枝。不期花好月圓，他人已如冰泮，此中媒孽，亦欲使仲堪為金盡之蘇季子而已。悲哉！靴靴擊鄂，暮來天際之罡風，灼灼開華，打起源中之急浪。仲堪固非所料，而珍娘若謂閨房之一樂，有甚畫眉；文字之緣，不難融乳；柳陰所復，蔗境初回。而於母則利在金錢，意謂珍娘此時，必能羅仲堪之所有。冀分河潤，聊以自娛。力矢冰清，翻疑過斬，假母亦若有憾珍娘者。珍娘返室，彼此互述。仲堪乃哀銀金百以壽假母。

花垂瓔珞，助成八寶之妝；雲想衣裳，織遍七襄之錦。仲堪為珍娘次第裝束，觀者咸以為豔絕。蓋珍娘久混跡於荆釵裙布中也，絳仙色秀，太真肌豐，柳試小蠻之腰，蓮鬥潘妃之步。排六更退避三舍，然其謀尚蓄而未發。仲堪雖不與排六處，而金縷裁衣，玉釵按鬢，未嘗不點綴一二。即排二、排三等，羽毛齒革，無不賴珍娘一波及。假母之涎顏乞賞，密口分肥，更無論矣。誰是銅山金穴，取之不窮，無如角枕錦衾，戀焉難捨，流連者六七日，篋中金已去其強半，奚僅私為仲堪曰：「所儲者不五百矣，婦德無極，欲壑難填，為歡幾何，欲歸不得，公子慧心人，曷早為計？」仲堪商於珍娘，為之轉達假母，願以十斛珠聘珍娘去。